

诗路放歌

我是共产党员

秦继利

九十九年前 黯然的神州 露出一缕曙光 在嘉西南湖上 有一条承载着十几个青年的船 这条船 划动的涟漪扩展着 掀起的波浪汹涌着 于是 一个伟大的政党诞生了 在乌云密布的上空 划出一道耀眼的闪电 一个民族的摸索前行 有了崭新的方向

当需要发动群众 掩护群众时 总有一个声音 “我是共产党员,我上” 成了众乡亲心中的定盘星、守护神 当建设新中国需要完成艰巨任务时 总有一个声音 “我是共产党员,我上” 响彻炮火震天的上空 当建设新中国需要完成艰巨任务时 总有一个声音 “我是共产党员,我上” 迸发出无穷的斗志和力量 当江河洪水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时 在围堵堤坝的现场 总有一个声音 “我是共产党员,我上” 格外响亮 党员突击队的旗帜高高飘扬 当大地震吞噬着 人民群众的房屋和生命时 在残垣废墟的现场 总有一个声音 “我是共产党员,我上” 创造着废墟下生命的一个个奇迹

庚子岁首 一场莫名的新冠肺炎疫情 突袭着寒冷中的武汉和冰封着的神州 除夕之夜 中南海一声号令 一支支医疗救援队 紧急奔赴江城 “我是共产党员,我上” 成了冲锋号角的最强音 这种声音 发出巨大的力量 响彻大江南北 响彻亿万人民的心中 这种声音 吓退了畏惧、吓退了死神 这种声音 荡涤了阴霾、净化了魂灵 这种声音 在中华大地回响 在人民的心中激荡

一句“我是共产党员,我上” 看似普通的话语 饱含着忠贞的信仰和执着的追求 饱含着胸中的澎湃和磅礴的力量 这句话 历经了风风雨雨 见证了岁月峥嵘 这句话 伴随着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 一起走进了新时代

新时代的征程步履矫健 中国梦的实现使命担当 “我是共产党员,我上” 是千千万万党员的铮铮誓言 是小康社会最美的音律和唱响 “我是共产党员,我上” 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谱写出一个个壮美绚丽的新篇章

首先,这里的柿树,有一大半是周家的。 在河洛镇,周家原先被人称为“柿家”,后来又被称为“柿饼家”,说来,这些编号对一个家族来说,实在是不太好听。再后,待周家富了的时候,就被体面地改称为“霜糖家”了。 周氏霜糖堪为当地一绝。当时,周家的老掌柜号称“老毒药”。这是说周家霜糖的甜味正,没有酸味。甜,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毒药了。 再早,周家并不富,只是略有些薄田,都在岭上。天旱的时候,庄稼十种九不收。于是,只好种些柿树,柿树底下套种一季庄稼。周家的柿树与别家的不同,一棵一棵都是在沟沟壑壑里采最好的酸枣枝条嫁接出来的,结的柿子又大又甜。每逢霜降时,周家一家老小在周广田(那时候还没人叫他“老毒药”)的带领下上岭摘柿子。 周广田后来被人称为“老毒药”,除了霜糖味正之外,还是有些缘由的。一是眼毒,是说这人眼尖,入木三分。二是手毒,这是

百姓记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高考推迟到7月举行。高考时间近了,看着莘莘学子忙忙碌碌进出校门的身影,当年那个少年的求学经历再次浮现于我的脑海。 1979年7月上旬,少年冒雨赤脚,到离家十多里的学校参加两天初中升高中考试。考后回家,其父没问考得咋样。在父亲眼里,家里的男子上几年学识几个字就行了,回家干农活,农闲时跟他学木匠手艺儿,能吃饱穿暖就是好事一桩。这少年是初中复读生,跟我同村同队又是邻居。 他清楚地记得,8月的一天晚上,天气闷热,喝罢汤,家里草房正上的桌子上,一盏煤油灯散发着昏暗的光。他和劳作了一天的父亲,在正间靠低矮木梁下用高粱秆织成的界墙边,铺开两张破苇席子准备歇息,忽听有人拍打树枝条编排的院门。来人是住同村的老师,几句闲聊,老师将一张通知书递了过来。原来,这个少年考上了全镇唯一一所高中!多天来的郁闷情绪,在这个闷热的夏夜,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瞬间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涌动在他内心的暗喜。他看了又看格外耀目的盖着大红印章的通知书,小心翼翼叠好放进文具盒内时,父亲却叹了口气说:“吹灯吧,早点儿睡,明早还得去西洼锄地哩!” 尽管那时考上高中的可谓凤毛麟角,但他没有过分张扬,照样和父亲一起出工。直到开学报到的日子临近,他才知道父亲那晚叹气的缘故——为通知书上提到的三元

少年心事当拿云

刘传俊

五角学杂费发愁。他上高中要花钱,还有弟妹4个正在上学也得花钱,家里又是老缺粮户,买盐灌油靠卖几个鸡蛋换俩钱……父亲进入两难境地不能自拔。那晚,忙碌了一天的父亲,圪蹴在院中那棵弯腰老枣树下,憋了好久对他道:“娃儿啊,这个学咱能不能不上了?”这话让一直做着上高中美梦的他,没有丝毫犹豫地回答道:“上”!他父亲没再说话,默默起身出去溜达——走东家串西家凑学费去了。随后,父亲又是拧经绳,又是织无边麦秆稿荐,做着通知书上要求的一切准备工作。 9月1日天气晴朗,如同他盼望了多日的心情。他斜挎着书包,背上新稿荐,前系被单包裹的被子及部分原粮,独自向20多里地的镇高中走去,开始了艰苦而难忘的高中生活。吃的是自带粮食伙房称重后换回的饭票,外带馍馍。家境好的带白面馍,次之带白面掺红薯面馍,最后是纯红薯面馍。男生生在教室打地铺,晚自习后把课桌拉开腾出地方,无边稿荐铺开挨铺,占空间小。遇到连阴雨和下雪天,教室地面湿漉漉的,潮湿、寒冷,长夜漫漫,男生自愿结合通铺就寝。他头朝外与一同学通铺在讲台处,严冬,不得不将课桌放倒抵御门缝溜进来的刺骨寒风。 开学月余,学校分文理科,新生都希望留在理科班。学校自有办法,现场出理化题考试,按分数依次决定去留。他虽在理科班,但对入学以来的理化学习并不满意。他想

去文科班的想法,令文科班主任大喜过望,速领他交接。尘埃落定,同一所初中考来的同学无不投以鄙夷目光。 文科班教室里,他坐在末排门口处所剩最后的位置上。不久,摸底考试,在初中毕业班一直名列前茅的他,意外地在54人中排倒数第三。他自卑过,认为自己也许走差了路。周六傍晚回家,看到在小学和初中就读的弟妹们视他为路标时,很清楚生活在这样的家境能出来读书,是全家倾力托举之结果,只能前进,不能蹉跎岁月。他将木匠父亲用凿子打孔时说的“前打后跟,越打越深”导入学习,分秒必争复习前阶段落下的课程,记重点要点,做题巩固,每晚睡前将当天学习内容在脑海里过一遍。第一学期中考,在两个文科班中,他竟排名第三。他被调到第二排中间一个得天独厚的座位,直到毕业。 大多时候,妈妈周六就蒸好了馍,最迟不过周日中午,保证不误他下午返校。全校300多名学生,吃纯红薯面馍的共3位,他是其中之一。晚自习前把第二天早上的馍装入网兜交到伙房,一碗稀玉米掺配个黑馍就是一餐。一两两毛钱就够馍馍的费用,偶尔到街上买一毛钱咸菜就算奢侈。雷打不动每周背12个馍,冬天还好存放,夏天过了周三就会出白毛,甭时用挎包夹层擦擦。周四,白毛变黑毛,再擦,颜色较深的部位用小刀削。周五,黑毛变暗红。周六,泛红的部位又变绿了,一个馍得剔除三分

之一。周六中午饿不果腹,光盼下早放学回家。一次,忘记把包内削下来的发霉馍块扔掉,他妈见了说:“你咋差心眼儿哩,出了毛都留一下不就中了!”可他舍不得多花一分父母的血汗钱。 他刚上高中时学制为两年,1980年9月实行三年制。他人学的四个班挑成绩好的和部分复读生组成文、理俩班,为三年级,其余两个班为二年级。他参加了1981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五次大考,镇高中考上的基本上都是复读生,应届毕业的他以316的总分落榜了。这年8月底,心有不甘的他去找老师想复读。学校明确答复可马上回校复习,并减低了高考成绩在300分以上学生的学杂费,他欣喜若狂。复读后,他心无杂念,记忆力超强,除期末考试以微弱差距屈居第二名外,其余均为头名。1982年7月,他与高考再次握手。考后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有天晚上,眼看要到家了,结果走进村内树林的小路,两眼骤然啥也看不清,背后发凉,发梢直楞。平时三分钟熟悉的路,这次足足摸索了20来分钟,直到拐个弯见一家窗户透出微弱的亮光……父亲说是太缺乏营养了! 成功属于走过泥泞坎坷,勇于改变命运的强者。1982年高考,他以406分的成绩被郑州大学历史系录取,成为恢复高考后全村第一个考入本科院校的农家孩子。接到通知书那一刻,他和父亲喜极而泣……火车终于载着他驶向了美好的未来。



梦回故乡(摄影) 张建华

回望故乡

月光下的打麦场

曹春雷

布谷鸟在村里叫了几遍后,打麦场就开始有人在忙了。先洒一遍水,再撒一些麦糠,然后拖着碌碡,一遍遍碾压,打麦场于是就平整了,光滑且结实。这一切,只为迎接麦子的到来。 麦收开始,麦子们从四面八方田野涌到这里。碌碡再一次上场。人拉,或牛拉,或驴拉。 若是人拉,一般是壮年的夫妻俩,将一根绳子穿进碌碡,一人肩头拽着绳子的一头,“俯身甘为孺子牛”,一边拉,一边说着话,通常女人说得多,男人只是嗯嗯答应,一只手拽着妻子肩后的绳子,让她可以轻快一些。几趟下来,两人都汗流浃背。有小儿女从树荫下走来,举着冰糕,踮起脚来,非要让父母吃一口。 有牛就省力了。把绳子套在牛脊梁上,只需一人赶牛。拿着鞭子,但鞭子顶多在空气中甩响,从不落在牛身上。牛实在,不会偷奸耍滑,围着打麦场转了一圈又一圈。碌碡所过之处,麦粒儿便纷纷从颖壳里跳出来。主人俯身看看地上压扁的麦穗,觉得碾得差不多了,就将牛牵到树荫下,用早已备好的新鲜青草犒赏它。 拉碌碡的驴也有,但少,村子养驴的并不多,一般是用来拉地派车,从田野往家里运庄稼。但打麦场上人手不够时,驴也要套上绳子拉碌碡。驴干活时往往心不在焉,东张西望,主人便给它蒙上脸,牵着,转就是了。碾完

新书架

不可错过的大师绘本

文景

由亚洲首位国际安徒生奖画家得主赤羽末吉绘制,日本绘本之父松居直、艺术家蔡皋、儿童阅读推广人阿甲联袂推荐的“赤羽末吉中国故事绘本”系列,由世纪文景和小活字图话书一起推出。 这套绘本包括《灯花》《猎人海力布》《龙牙颗颗打满天》《九兄弟斗土司》四部作品,故事均取材于中国民间故事,这些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传说,让父与子两代人的童年在书中重叠,远古的中国智慧以现代绘本的形式展现在新一代的儿童面前,配以亚洲首位安徒生奖画家奖获得者赤羽末吉的画作和前福音馆执行总编辑唐亚明的翻译,可谓熠熠生辉,是亲子共读的典范作品。 中国少数民族故事通常蕴含一些超越时空的恒久母题,比如关于天地起源,关于真善美。这些内涵永远都不会过时,也不受限于读者的年龄段。赤羽末吉的作品童真饱满却不幼稚,画风古拙却很细腻。这套中国绘本故事,文字流畅有趣,是亲子共读的好作品,也是培养小朋友中国文化情感的好桥梁。

当所有的喧嚣最终尘埃落定,标志着麦收这一工程终于结束。打麦场上,凭空多了一个个麦秸垛。若在月光下,看上去就像是长出了一朵朵蘑菇。常有小伙子大姑娘偷偷约着,来到这里,背靠麦秸垛,依偎而坐,卿卿我我,说些月亮听了都害羞的话。 有时姑娘小伙子突然被垛顶的一声喊叫吓停——两人到来之前,早有两三个调皮的孩子正躺在那里,仰着小脸看星星,偷听了很久后终于忍不住了。经过一番协商后,小伙答应第二天给小孩买糖,他们才笑嘻嘻地保证,不将看到听到的在村里声张。 许多年过去,垛顶的孩子也许如蒲公英,被命运的风吹进了城市,在水泥地上扎下根来,偶尔回村,打麦场早已弃之不用,种了庄稼,或盖了房。一切都变了模样。只有月亮依然,将明晃晃的月光倾泻下来,如当年一样。

连载

河洛图

李佩甫

亲自登场。只听他骂一句:日娘,都站开! 谁都知道,周广田熬霜是决不让别人看的。当然,那火候极难掌握,熬不好就黄了,发酸了。霜糖的正色是灰白,这是要周广田本人亲自掌锅的。 周家霜糖熬出来先是软的,用特制的小竹节舀出来,铺上细布,在案上的模子里制成霜糖片。再用上好的黄纸包了,打上“周氏”红印记,这就是周氏霜糖了。周氏霜糖,甜而不涩,进嘴即化,治大人烂嘴,小儿鹅口疮有奇效,是当地别的制糖人家无法相比的。 周氏家族成功的秘诀就是两个字:发狠。是对自己发狠,对自己做事情发狠。当老毒药穿上皮袍那一年,周氏霜糖已名扬河洛。 二 在河洛镇,能与周家齐名的,也只有康家了。 那时候,让“老毒药”周广田服气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康秀才。 康家三代,一次次变卖家产,一心只为供儿孙读书求学,终于

如何也想不到,300年后,这“柿涩”提取物,竟成了制造原子弹的特殊材料,是专门用来收集原子铀的。不过,这时候它已不叫“柿涩”,而是一长串的化学符号了。 周家有此三绝,焉能不富? 所以,每当“老毒药”走在镇街上时,他本来自脖子就长,走路眼是往上看的,嘴上叼一根细杆烟袋,就像个长腿脚鳖,那个傲啊! 可只要见了康秀才,不知怎的,他的腰就不由自主地塌下来了。“老毒药”本是不识几个字的,他也不知从哪儿学了一句,见到康秀才,他会哈下腰,讪讪地问:甬台,你上火了? 康秀才一怔,说:火? 啥火? “老毒药”说:咱家霜糖绝治上火。 开初,康秀才才是不屑于搭理这号生意人的。还“甬台”,装啥? 可康秀才却是端方之人,只是点头笑笑说:霜糖吗? 霜糖好。说完,扭身就走了。 “老毒药”追着屁股说:我让伙计给你送两包。让娃儿们尝尝。



山野芳香(国画) 白金尧

人与自然

嵩脚拓荒

金鑫

周末,带着家人回到位于嵩山脚下的老家。 午饭后,姐姐说:“趁着晴情,我们去屋后的自留地种芝麻吧。”提议得到大家一致响应,就连两岁半的女儿颖颖也闹腾着一起去,荷锄背篓,携水提桶,大家欢声笑语,浩浩荡荡地开进地里。 这是一块很标准的长方形田地,约为三分,南北细长,东西两米宽,因为前一段下了一场透雨,故地里杂草丛生,一片荒芜。 先清理中间的刺狗牙,学名刺儿菜,这种淡绿色植物已有10厘米高,一棵棵一簇簇迎风招展,俨然成为领地的主人。用手薅,其刺扎入胳膊又疼又痒,赶紧戴上毛线手套接着干。匍匐在地,还没拔几行,豆大的汗珠吧嗒吧嗒落下来,滴到眼镜片上,视线一片模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正在地里玩耍的女儿突然高声朗诵一首诗,大伙都笑了起来。正是好奇求知的年龄,一天到晚小嘴问个不停,我不知道颖颖不识字是如何背下几十首古诗的。 然后清除地两头的“色拉秧”,学名叫“葎草”,属于多年生攀援草本植物。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色拉秧根扎得深且结实,藤蔓几米长,叶子又涩又扎手,我只好锄头开道,姐姐后面边拉边扯地把它卷到空地上。都只顾着忙活,快锄到地边时,女儿又大声唱起来:“呱呱呱,大青蛙,池塘里,来安家,捕捉害虫是能手,大家都把青蛙夸。”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定眼一看,吓得倒退两步,原来在色拉秧下面蹲着一只碗口大的癞蛤蟆! 这种满身疙瘩的蛤蟆看起来实在丑陋,女儿的声调明显是警戒的,我赶紧用锄头把它赶到草丛中去。 地里杂草终于清理干净了,开始播种。姐姐扶耒,我和哥哥拉绳,一行行一岭岭,种子均匀地覆盖到湿土里。父亲兴致很高:“夏至种芝麻,头顶一朵花,立秋种芝麻,老死不开花。今天夏至,正是种芝麻的好时节。” 收工归途中,周围燕飞鸟鸣,远处少林寺后山的达摩像洁白高耸,煞是壮观。坐在我肩上的女儿又高声叫起来:“月婆婆,明晃晃,大家大门洗衣裳。”我们抬起头往天空望去,不约而同大声说:“日食!”在乌云中间,一轮红日只剩下弯弯的半边,怪不得女儿把它当成了月亮。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我一下子领悟了陶渊明这首快田园诗的旨外之意,他能把种庄稼写得如此诗情画意,一定是尽享儿女绕膝之乐,在耕种中得到身心的放松,精神世界的极大满足愉悦,好一个“带月荷锄归”。